

80476

鹽城縣志

第九冊

鹽城縣志

卷之三

八 樣長

陸公祠仰止堂記

程 嫩

仰止者何仰宋丞相陸公也何仰陸公也仰具盡臣職  
也公為宋丞相播遷聞聞卒至成仁取義以收宋室三  
百年養士之功無愧為人臣矣是故仰陸公之盡臣職  
也或曰古人願為良臣無為忠臣公直時不幸凡為人  
臣者弗之願也噫治亂者時也忠良者心也時為幸苟  
不幸心則一也是故治則都俞過則諫諍難以死義臣  
職當如是也故曰忠良一道也齊東野語曰天下治則談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友夫此公之心也此公至職之盡也夫宋遷彌州時事可知矣羣臣多譏散去公曰古人有一旅二城中興者乃奉立衛王此公存而宋存也及厓山之急公曰陛下不可再辱遂負帝同溺是公亡而宋亡矣嗚呼莫大乎社稷莫重乎君臣而公之存亡以之孰不於公而敬仰哉予讀宋史即公行事而知其心焉夫行宮正笏者曰敬以感友右者曰誠曰講大學者曰正外酬軍旅內調入役而綜理周密者曰量若公者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無所休焉於中者曰量若公者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豈獨鄉邦後生小子之所當仰已哉雖然傳曰事君

能致其身公之妻擎先溺獨身乎哉然則為人民子無  
崇卑無遠近為終身謀為兒女計者視公覲顧否予固  
作夢於公祠之前聚徒講學因名仰止又為之記

新開南門碑記

孫繼臯修撰

淮之南臨海建鹽城設治焉先故有南門閉塞抑不知  
幾年代矣南海楊君瑞雲以名進士補鹽城缺初入射  
陽適洪水之後邑里蕭條田野為蛟螭尾者什八九立  
道傍蒼赤無復人色進諸父老子莫詢之故曰吾鹽漬  
古稱淮富寶邑自先朝隆慶三年至今無歲不被水水  
沒鄉落盡且灌城郭二十年不一收老稚棲舟楫舉網

羣食延旦夕壯者儻於南塲萬冢邑蕩無餘矣談者率  
歸罪於開海口明南門焉楊侯曰海口之利害嗣當與  
諸父老諮詢之南門建置日月可得聞興中有老軍火姓  
名珏者自班中進言曰老朽且百歲只聞古有南門云  
而閉塞則未聞也即千家俱在南南門閉北門閉背  
陽向陰矣侯曰若舊門址可得乎珏曰久矣經亂雖  
與故且失之縣城固不載矣侯曰縣郭閉門一方生靈  
命脉係焉非可苟且為也爰與守備都指揮燕楊天臣  
教諭蜀張振羽邑致仕知縣劉袞應洪上下川原間時  
撤車從步攜指南車行或三二里一曰楫諸弟子員張

三鳳孟一龍等語之曰吾得南門矣其縣之南隅饗宮  
之前乎諸生唯唯而退候因籌公役與諸木石費手裁  
講之漕撫侍郎新原以公河道尚書印川濬公核治符  
御會川李公蒲汀姜公翼海張公雲原林公兵巡憲副  
靜守游公水利蒲山張公海道奉寧龔公營田正菴又  
公郡守鑑弦宋公寅齋樊公丞鄭君國彥劉君順之王  
君琰判兄君于格推官王君國祚僉報可故事兵餉專  
以待諸路緩急不得擅動新原公與侯相得懼甚業以  
四百金借俟俟於吳令耆老陳義芳採木與石粉於直  
州委邑幕越吳木董其事經始於萬曆庚辰春正月之

二日吳木總諸兵夫穿城而下得故南門基址具在邑  
中士庶數千人環視神之且云今所修築道洞口若再  
得故處乎候曰此堪輿定理不足為奇先東門申向西  
門庚向北門壬向余於丙位得離門耳道洞口宜從辛  
益入鑿城之辛方果得古道洞口因舊修之費又不多  
故候在江北有神明之號門上建樓廣五丈高二丈五  
尺許門之內為橋曰青雲橋門以外為躍龍池廣五丈  
長十丈池之南為迎恩亭亭四接六樓橋門亭壯麗炫  
耀為東南巨觀諸郡邑門無與比為門成時辛巳十八  
月二十四日也辰別以濬射勝不成奉時吉齋服鑄一

級賜金文武官員具儀仗迎恩詔由新門入亦一時盛事云鹽城諸耆碩應君洪謝君與城等以予與侯同成進士相率徵予言記其事余詢諸父老僉云候大有造於鹽城如塞海口以障鹹潮疏射陽以淺積潦均徭役以蘇貧困謂牛種以闢荒蕪愛養百姓教育諸子弟視國事如家四年間百廢具舉十登薦剡他可書者詳之碑且勒縣志余何贅焉

重開射陽湖記

余孟麟編修

鹽城濱長淮而阻於海去縣治一百四十里為射陽湖山陽寶應高郵興化通泰諸水皆匯於湖由湖入海先

是湖水滌流不湮不墳沃原膏土纏纏乎百利可興也  
哉久墮闕諸水叢奔而至無以洩水怒因廬既圯兵禦  
不通環湖居民一望荒墟用足胥戚蓋越三十年所矣  
具有捍患興利者或情狃于便安或事畫於肯綮迄無  
成功茲有以也邑大夫楊君至覩斯民之重憊也惻然  
傷之乃歎曰夫令民者敝舊補敗而以興民利之也民  
猶如是而弛弛然罔所援拯令民謂何乃按行聽度備  
無遺謀因議上鄉守郡守上監司監司行視凡三月後  
而白於督府以奏聞下大司空決筭之然後報可而督  
不能易楊君之議也楊君既受事則朝敵夕倣畫地分

工奉其軀於櫨檼鍬鏹之間與肩負跣馳之衆同其甘  
苦疏濬積淤增葺頽岸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使水得  
所堅經始于萬曆九年正月凡七閱月而告成矣邑人  
士相與言曰斯湖之開也大夫之澤弗可泯也異時大  
水致潰猶城邑民且阽於危亡今庶幾流不他徙而公  
私家以寓計可倚而官也五方之材千里之貨所不能  
力致者今庶幾翼翼浮航可一息而馳至也因以水鑿  
民故艱食今庶幾禾柄于畝而可有秋也斯湖之開也  
大矣之澤弗可泯也義官李雯等乃敘其事而徵文于  
余余曰昔杜預為荊州嘗聞巴丘湖以洩長江之險通

零桂之漕南士懷其德號曰杜父嗟嗟以彼其時江漢  
間所稱智勇功者何限而預獨以開湖得沃腴地惠  
興利之政民所丁寧以及者也公楊君嘗百里之筦籥  
修捍其民功在射陽興荆之巴丘茲等也而民幸藉楊  
君之儲胥以毋為驚則其德之也抑豈出預後哉頃諫  
者言大江南北數困水畜莽莽巨浸民廢烟火上乃深  
憫之令計相減漕有司蠲租蕭已又輸發大司農餘饑  
命使者分行以賙貧民此為根本計則是矣然余以為  
未可繼也為民令者視民所丁寧以急從而熟計之如  
楊君民將各賴其利即不幸而遇畜害其亦不至坐困

矣功鉅而惠流獨一暨城已哉漕可不減租繼可不續  
而大司農餘餉可不輸發也國家重吏治既舉賜金增  
秩故事以表揚君異能矣他日踵而行之者母至于始  
廢豈惟為利於無窮歟亦永有譽哉夫懋賞博禮朝廷  
之所以報功也敷惠禦災愆良之所以建績也是皆不  
可無傳也楊君名瑞雲南海人舉曰戌進士仕贊城多  
善政如塞石壁口修天妃廟闢南門創社學興夫農倉  
以便免運減役以拊脊捐莫可碑述茲不記記其開湘  
始不以告後之君子督府凌公太倉人監司張公漳浦  
入郡守樊公霸州人號預主其議縣丞王三君主簿朱

太共史異木皆力役其工併勒之石至於湖開里數貫  
金若干募夫若干及鄉約承差吏民名氏則具碑陰

纂鹽城石碶口記

列希舜吏科給事

出鹽城東門一里許有石碶口故有木橋以便往來者  
久之海溢壞橋萬曆丙午鹽城令林君善敬以與化鉅  
公主議濬河建橋河通潮大至壞橋冰影澎湃盡沒  
民田一時居民溺死者無算於是鹽父老子弟鼓喙而  
爭言塞石碶口矣庚辰歲楊令瑞雲言之巡鹽御史差  
公壁是年頃請塞石碶口修築丞相范文正捍海故限  
而命楊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無堤而上鹽人永無

母患矣乃鄰縣興化歲被水顧籍籍然石壁口塞之非  
便請於當事者因欲開石壁口當事者屢遣諸縣令卒  
丁夫至石壁口名為相視石令遂開之楊令以死拒之  
曰鹽城萬民之命苟懸石壁口分懸諸君諸君如遂開  
變隨手至矣諸君何以謝鹽城則又借箸畫地形曰夫  
地形若鋪興化則鋪腹也鹽地高如鋪邊鋪邊即張具  
口安能洩鋪腹中水哉為我謝興化相公若諸父老子  
弟諸縣令遂皆負空手而去於是石壁口卒不開楊令  
居恒語人曰雲令鹽城數年去矣顧誠如鹽城百年何  
蓋不敢賣鹽城以徇當事者意鹽城士民則徵余紀述

石礮口之始末且以誌諸來者示無改也論曰隆萬以來河淮南流淮揚諸郡縣歲蒙水患自頃築高堰障水不來然又以為諸湖水非大開海口莫能洩也孰知諸海口可開石礮口則不可開何者石礮口薄城所擾不獨在田也昔人守疆土康利其民卒講水利酌通塞用之鄰則西門豹史起南陽則召父杜母並以開導為利國之石屏沛之鄭破充之石堰咸障水以豐民也夫操治水之策者顧可拘方而道哉矧也范堤之築本以捍海潮今者塞石礮口築長堤最符范公始謀云然范公堤外多民居每受海患楊公則迂其限包民居限內功

德無矣昔翟方進壞汝南陂怨者歌曰壞破誰翟子威  
飯我豆食羹芋魁嗣來者幸無令駁人興汝南之歌哉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潘應詔

夫海嶽山瀆之神與百姓卿士之利民者顯得於其方  
祀之然未遍天下也武安王雲長上自大都郡以鹽鄉  
鄉邑咸廟食無闕至於山嵒聚落亦往往建祠且倍焉  
歲時伏臘守司隆奉典禮黃童白叟酒牲而醉裸之王  
何得此於下世哉豈其亂鬚鳳姿之儀斬將奪關之勇  
割荆制吳之威含笑列劍之氣猶能震疊來訴耶否也  
方具君臣義定死生以之間關百折濶死不渝忠節與